

126991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全国人代会重要发言专料)

第三辑



610

31

34

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資料

(全國人代会重要發言專輯)

(第三輯)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法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開本787×1032毫米1.32•40頁•2 1/2印張•62,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數30,086—55,105 定價:(5)1角8分

統一書號:3118•23

目 錄

1. 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鄭遠芬 (2)
2. 絕不允許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复辟……胡 繩 (12)
3. 从右派的進攻看知識分子必須加强改造
……李 达 (20)
4. 知識分子在斗爭風暴中何去何从？……楊东莼 (29)
5. 大学里必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王亞南 (38)
6. 我們工人天生和共產党一个根子……刘立富等 (47)
7. 右派分子的話为什么和地主的話差不多
……張会亭 (50)
8. 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忠于人民……丁志輝等 (53)
9. 我为什么这样爱我們的党？……梁思成 (57)
10. 党是引導我們向科学進軍的最英明的指
揮者……楊頌东 (62)
11. 戲曲演員要在反右派斗爭中鍛煉自己，
考驗自己……周信芳等 (67)
12. 一个工商業者的切身經歷和体会……刘國鈞 (74)

(以上均是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郭沫若的發言

周恩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總結了我們國家在过去一年來的偉大成就和丰富經驗，嚴正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种种荒謬言論，并在其中解答了科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科学工作的問題。我完全拥护周总理这个报告和其他各項报告。

現在請允許我就有关科学工作的問題作一点补充的說明。

廣大科学家積極進取，願为偉大建設事業服务，并且对科学工作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

我國的科学事業，解放以來逐步呈現出了繁榮的景象。廣大科学家的精神是積極進取的；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为國家的偉大建設事業服务。去年中國共產党中央提出“向科学進軍”的号召以后，科学家們更表現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空前的積極性。有不少的人参加了發展科学的远景规划的制訂，并且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同时，中國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國家其他部門以及地方党政領導机关，对于科学工作都給予了進一步的重視和支持，这就使得我國科学事業，在很短的时期內，獲得了顯著的發展。

在科学事業大踏步前進的途中，自然會出現許多問題和困难，需要人們去解决。毛澤东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使科学家們獲得了正确解决这些問題的犀利的思想武器。在學習毛主席的报告的基础

上，中國科學院和其他科學機關在4月間，接連召開了一系列的、有許多科學家參加的座談會；5月下旬，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6月中旬，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了第四次擴大會議。在這些會議上，科學家們就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同時對科學工作也提出了大量的積極的批評和建議。這無疑對於克服缺點和改進工作是有極大好處的。

當然，不能設想，所有的批評意見都一律正確。事實上，在我們科學家中還存在着一些程度不同的錯誤的看法和想法。例如，我們認為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科學工作應當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進行科學研究應當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與個人專長和志趣相結合的方針，並應當以服從國家需要為原則。但有些科學家卻認為科學工作可以不需要計劃和領導，科學研究可以不和國家的各項建設工作相結合，他們主張在科學研究上的絕對的個人自由，要為科學而科學。此類錯誤意見之所以產生，是有它的主觀和客觀的根源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科學工作的原則，對一部分科學家來說，還很不習慣。一部分科學家對我國科學工作的實際情況也還不很了解，對於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還不知道應當怎樣採取正確的方法來解決。因此，一些錯誤思想的產生，是不足為奇的。如大家所知，黨和政府正在和科學家一道，採取正確有效的方法，來逐步解決最近一個時期出現的有關科學工作的一些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以便把工作推向前進。

右派分子企圖奪取科學工作的領導權，所謂關於科學體制的意見書就是這種惡毒企圖的供狀

然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卻乘機利用一部分科學家的錯誤

思想，向党和政府大肆進攻，企圖奪取科學工作的領導權，並且引導科學家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章伯鈞等人的主使下以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名義提出和發表了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種惡毒企圖的一個供狀。

右派分子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不外是离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关系

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遭了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关系，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多數科學家，從親身的經歷中，已經發表了公正的意見。他們深深地感到，黨和政府，是尊重、愛護和信任科學家的；黨和政府也不斷地在努力為科學家準備尽可能良好的工作條件。他們認為解放以來幾年間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抵賽過以往年代的幾十年、幾百年。事實也正是這樣。

以科學事業的經費為例，中國科學院的經費開支，以1950年為100。1953年即達到1,035。1956年更達到2,062。絕對數值為6,674萬元。而在抗日戰爭以前的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經費合起來不超過400萬元。高等學校的經費開支中專門用於科學研究的部分近年來也有很大增長，僅僅高等教育部分分配給各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經費，如以1955為100。1956年即為811。1957年更達到1,351。絕對數值為1,000萬元。

再以進口外國科學書刊的情況為例。1956年僅購買資本主義國家書刊所支出的外匯即為180萬英鎊，1957年略有縮減，但仍達到150萬英鎊。這個數字，比日本、印度、蘇聯進口的數字都

大。以一个研究所为例：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有圖書2,000余冊，雜誌34种；而現在新建的化学研究所即已經拥有圖書14,800余冊，雜誌825种。

在这些数字面前，凡是正直的科学家，誰能够不承認党和政府在保障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呢？

自然，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礎不强，財力又并不充裕，在保障科学家工作条件方面，我們一时还不能做到事事令人满意的地步。我們还有許多缺点、錯誤和努力不够的地方，今后应当努力克服和改进。國務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当做經常的重要任务來处理的，最近一个时期以來，在这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情况，右派分子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們有意抹煞事实，裝出一付悲天憫人的样子，大声疾呼“保护科学家”，他們的用心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嗎？

民盟中央科学规划臨時小組的意見書是一个徹頭徹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綱領。

右派分子反对党和政府的科学工作方針，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國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質

在科学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問題上，意見書中提出了同党和政府的方針正相对立的主張。党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意見書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党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学研究要有計劃的進行，要“重点發展，相应照顧”，意見書則主張不要計劃，不要重点，分散地、自發地進行。党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学研究要有統一的學術領導，要有帶領整个科学工作前進的“火車头”，意見書則主張不要統一的學術領導，不要“火車头”。

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这是我國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

义性質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國科学工作区别于任何資本主义國家的科学工作的基本特征。一切愛國的科学家是懂得这一点的，是願意这样做的。右派分子却企圖引導科学家离开國家建設的需要，其目的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國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質。

为了适应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必須从我國科学工作的現有基礎出發，有計劃有重点地适当集中、密切协作，迅速加以發展，使之徹底改变向來同國家建設需要不相适应的狀況，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發揮应有的作用。但是，意見書中却主張一切“研究工作”和“經費”都應該“就人”而安排，即是反对重点發展，反对必要的集中，反对發展新的部門和機構，主張那些服从國家需要改換了工作崗位的科学家回到“原來的研究環境”，即是反对科学家走上國家需要的新的重要崗位。他們之所以反对党和政府的这些措施，主張分散進行、自由發展，實質上就是不希望科学工作改变它不能适应國家需要的老路，不希望科学工作為國家的建設事業作出应有的贡献。

意見書中特別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統一的學術領導，反对科学工作中的“火車頭”。大家知道，能够把全國的科学力量組織成爲一个統一的隊伍，發揮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發展科学事業上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現，是为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國家所不能做到的。我國科学工作几年來的實踐証明，要統牽和指揮这样一个統一的科学隊伍，就必須有一个統一的領導，有一个“火車頭”。周恩來總理去年在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正確地指出了这一点，最近國務院科学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也重新肯定了这一点。右派分子認為这样規定的“火車頭”是“主觀的先行規定”。他們主張科学事業的各自為政，實際上就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無政府狀態。

反对科学工作為社会主义建設服務，反对有計劃有重点地發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

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來發展科学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学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我相信，我國絕大多數科学家是絕對不能同意右派分子的这些倒行逆施的主張的。

右派分子“一視同仁”的口号是对青年的挑撥 和欺騙

在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問題上，右派分子提出了一个所謂“人民內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視同仁”的号召，并且指責說：“过去在升学、升級、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強調政治条件的偏向”。他們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观，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滿。

不錯，在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規定中，对于五种考生是要給予在成績与一般考生相等时优先錄取的待遇的。这五种人是：

(1) 少数民族学生；(2) 華侨学生和港澳学生；(3) 工人、農民，工農速成中学本年年業生，工農干部；(4) 复員建設軍人和轉業軍人；(5) 革命烈士的子女。

这样的待遇能够說是不平等嗎？不能够。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國在反动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現在，反动統治已經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难道我們不應該尽最大力量來加以改变嗎？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我們一直到現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旧社会留下來的不平等現象。为了說明这一点我要举出这样几个百分比。

高等学校1956年9月在校學生中，工農成分只占34.29%，同一期間在校的研究生中，工農成分只占17.46%。中國科学院現在在学的研究生中，工農成分只占5.92%。据1952—1956年留苏預备班資料，留苏学生中工農成分只占30.1%。这些数字，告訴了我們：現在受國家培养的青年科学干部，工農成分只占少数，而

資產階級、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則仍然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还提出所謂“一視同仁”的口号，他的欺騙和挑撥性質不是十分明顯的嗎？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他們同样是在反动統治下被剝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的，对于回國求学的華侨和港澳学生，对于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的子女，要給以必要的照顧，这是千應該、万應該的事，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說。

右派分子还有一种挑撥性的說法，据說在培养青年科学干部上共產党員和共青团員享有“特权”。这也是所謂“一視同仁”的口号的一个思想背景。这事实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露骨的表现。他們娓娓一点說，便是“片面強調政治条件”。在这一点上，我認为是不能讓步的。在选拔青年科学干部上，政治准标必須坚持，这是一点也不能动摇的。國家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設人才。共產党員、共青团員如果符合选拔的标准，包括政治的和業務的准标，就应当多多选拔。共產党員多，共青团員多，这在我們看来正是好事，而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来却是坏事。右派分子之所以極尽其排斥共產党員、共青团員之能事，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所决定的。排斥工農、排斥共產党員、共青团員，其目的就在于改变我國科学技术后备队伍的階級成分和政治質量。右派分子是在企圖偷天換日。

自然，对于非工農出身的，非党非团的青年，党和政府同样是十分爱护和尽力培养的，决沒有也不会对他們采取歧視和排斥的态度。以中國科学院現在在学的研究生为例，其中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即占41.4%，非党非团的即占37.9%。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一切非工農出身的和非党非团的学生，只要自己願意，都能把自己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業的專家，同工農子弟和党团員一样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右派分子企图用“恢復”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办法 來反对馬克思主义

在社会科学方面，意見書提出了“首先改变对待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態度”和“恢復”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意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去發展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發展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个意見是能够接受的嗎？

社会科学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所謂社会科学，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的。資產階級虽然很早以來就建立了“經濟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形形色色的所謂社会科学，但是資產階級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从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出發，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闡明社会歷史發展的規律，解决种种复雜的社会現象。因此，从根本上說來，所謂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人类歷史和社会現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社会科学上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反資產階級学者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社会經濟形态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过程，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產关系來，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这才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礎。

解放以來，我國社会科学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隊伍，比解放以前擴大得多了。这是因为在革命勝利以后，經歷了几次偉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特別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运动，在我們的社会科学家中，有許多人逐漸拋棄了原來的資產階級思想观点，接受了馬克思主义，而同时大批年青的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又从各方面成長了起來，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獲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

向。当然，我國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最根本的弱点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队伍中，能够真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学问的人还是太少。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我们表现出不够有力。因此，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先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当然，这是违反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的愿望的，也是违反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意見書中还有这么一种論調，說“有人”認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創造，沒有可繼承的”。这是毫無根据的謬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主張繼承一切有益的文化遺產，这在毛澤东主席的許多重要著作和中國共产党的許多重要文件中，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事实上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十分尊重文化遺產的。只有那些被称为“穴居野人”的虛無主义者才主張拒絕一切文化遺產。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歷史上一切知識的总结。只要讀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69—71頁）这一著名論文的人，誰都会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謂“从头創造”的說法，不过是右派分子的一枝暗箭罢了。

当然，在文化遺產問題上，我們和某些人之間，是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的。有一些人把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奉为神聖，主張全盤接受，或者簡單地予以“恢复”，我們則采取批判的态度，謹慎地吸收其中積極的、有益的成分。要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必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須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离开了

馬克思主義，我們就會失去批判的能力，就無法接受有益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明白地指出：右派分子是和我們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的。

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的陰謀真象大白，科學家們要對右派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一個在科學工作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章伯鈞等右派分子為了奪取文教工作的領導權，在民盟成立的四個臨時工作組中，首先加緊“科學規劃組”和“高等學校黨委制組”的活動。光明日報在發表“幾點意見”的同時，還發表了短評，認為這是“為互相監督開拓了新路”。真是好一個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所謂“新路”！看來，這個“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所“設計”出來的第一批貨色了。

現在這個陰謀已經揭穿，真象已經大白，右派分子指望在科學家中爭取大量羣眾的幻想已經完全破滅了。事實證明，右派分子必然是標準的主觀主義者。他們對於自己作了過高的估計，對於羣眾作了過低的估計。這就使得他們的一切不得不宣告完全破產。

中國科學家絕大部分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利用、所驅使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就是這少數叫嚷“保護科學家”的人，我們認為他們倒應該有必要自行保護。他們應該趕快清醒起來，徹底清算自己的思想，分清敵我、明辨是非，同絕大多數的科學家們站在一道，堅決和右派

分子划清界限。我在这里想代表中國科學家們說一句話，也可以說等于宣誓，我相信科學家們是會同意的。我們中國科學家要長遠地堅持自願自覺的思想改造，在對右派分子進行堅決鬥爭中，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前進。

（原載1957年7月6日人民日報）

絕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

胡繩的發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提交大會的其他各項報告。

郭沫若副委員長在大會上的發言駁斥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一个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我完全同意這個發言。我相信，我國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家和社会科學家都會象郭沫若副委員長所說的，在對右派分子進行堅決鬥爭中，更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更好地為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

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打開復辟道路

也就是為資本主義打開復辟道路

社會主義為我國的科學事業开辟了真正寬廣的道路。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得到了從未有過的順利發展的可能。我們的國家用很大的力量來推動和組織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這是因為舊中國留下來的自然科學底子很薄弱，如果不急起直追，就不能適應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的國家建設事業。國家用于科學事業的經費，較多地用在自然科學方面；培養科學工作的專業干部，也以自然科學方面的較多，這都是必要的。但是這當然並不表示

國家不重視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是我們的一切國家工作的指導原則，我們的國家進行着用馬克思主義教育人民羣衆的巨大規模的工作。認為我們輕視社會科學是與事實不符的。

有些右派分子站出來惡意地批評我們輕視社會科學，他們有什麼證據呢？證據是：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在人民的新中國已經吃不開了。原來他們要求重視社會科學，其實是要求重視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原來他們是在重視社會科學的叫囂下面企圖使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復辟。以民盟中央科學規劃問題小組的名義提出來的意見書，在社會科學方面的中心主張就是要“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章羅同盟的全部反動綱領中，這一點是極重要的內容之一。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打開復辟的道路也就是為資本主義打開復辟的道路。我想在這裡就這個問題說一點意見。

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在舊中國時代即已破產

西方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即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輸入中國後，曾經在19世紀末年和20世紀初年，被用來反對封建思想，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正象毛澤東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

在全國解放以前的舊中國，雖然學校里講的是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書店里也出了很多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書，但是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家提出的種種學說始終只能在一小羣人中間受到欣賞。為什麼廣大羣衆對於這些學說不感興趣呢？這種學說中，有一部分是公開地、直接地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

反动統治做啦啦隊，当然只能引起羣众的強烈反感；而另外一部分，虽然好象是要为中國民族尋求新的出路，但也只是用一些改良主义的空談來模糊人們对于现实的認識，其实也还是在另一种形式下为反动統治当辯護士。在当时，中國的出路到底是什么，是廣大羣众所最关心的现实問題。能不能对这个問題作出正确的解答，是評價各种社会政治学說的标准。資產階級社会科学解答不了这个問題。在这个問題上資產階級社会科学早已宣告了它的徹底破產，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全國解放前夕，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家仍圖用 改良主义的主張來对抗革命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在全國解放前夕的情形。那时國民黨反动統治崩潰在即，人民大革命的徹底勝利在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不少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家却仍旧在宣傳着中間道路，第三条道路，仍旧企圖用改良主义的主張來对抗革命，妄想使注定要滅亡的反动統治势力苟延殘喘。当时他們發表的政論文章不用說了，就是一些帶有學術性質的作品中間也包含着这种內容。当时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叢書”所收買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在这套叢書中有費孝通先生著“鄉土重建”（1948年出版）就是明顯的例子。在这本書里，看起來好象是主張取消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主張“耕者有其田”，但是作者决不是为農民的利益打算。他明白地說：“我这种說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階層的生存兴趣上立論的。”他所感到兴趣的并不是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是怎样为“地主階層”找尋“合理的出路”。他認為，革命的大風暴來了，“这是地主階層生死關鍵所在”；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階層最聰敏的办法是“自动放棄地租”，而以“开拓工業”为交換条件，換句話說，就是要地主搖身一变而为資本家，从土地剝削轉到資本剝削上去。据他說，“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在

这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家看來，剝削者应当永远是剝削者；如果在消滅封建土地关系后，要地主在劳动中找尋出路，在他們看來，是最不“合理”的了，这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过的事。当时在解放区内，已經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浪潮，在費孝通这本书里居然用地主的反抗來威脅革命，他說：“实行耕者有其田，必須有一个条件，就是本來靠地租維持生活的地主得另外找一个經濟的基礎。……他們是不会輕易放棄土地的。如果不給地主階層一个經濟的出路，土地問題的解决过程中逃免不了暴力的因素。”——这些就是一个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家在关系到几万万劳动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國民族命运的土地問題这样重大的問題上達到的結論。这样的社会科学要受到人民大众的唾棄，难道有什么不合理么？

或許有人說，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解决整个中國問題，但在个别問題上还能够提出有价值的結論，例如人口問題。中國資產階級的社会学家的确寫了不少关于人口問題的書，其中除了轉述欧美資產階級的理论以外，也談到中國的人口問題。但他們究竟得到些什么結論呢？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人口問題”大学教科書中，最后結論說：“为求四省的恢复，我國必需有軍事的准备，这是無疑的；但比較根本的問題恐怕还不是軍备而是人口的減縮。……目下國土日蹙，外患日急，我們應該減少人口的数量，提高人民的知識，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國防的工作。”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經不僅侵占了“东北四省”，而且已經深入華北，可是据这个社会科学的說法，必須首先減少人口的数量，才能打退侵略者！任何人依据健全的常識都不能說出这种話來，可是这居然是一个有名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家寫在堂堂皇皇的大書上的話！

資產階級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說來是反科学的

在資產階級的所謂社会科学中間，这类胡言乱語是举不胜举